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

疏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按惠氏實説誤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來寔訓爲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廉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注本爾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是不可從說文宀部寔正也段氏玉裁注云召南毛詩傳曰寔是也韓奕箋寔是也公羊寔來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按許云正者是也正與是互訓寔與是音義皆同此云寔正也即公穀毛鄭之寔是也詩湜湜其止鄭箋向以持正釋湜而古多以實爲寔韓詩實命不猶即寔命

不斯也大雅韓奕實墉實壑即寔墉寔壑也周語咨于故實即故寔故韋云故事之是者也實寔音義各殊由趙魏間實寔同聲故相叚借若注春秋曰寔實也則非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與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為今文左氏為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左氏古文之舊矣按書秦誓是能容之禮大學作寔則又借是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是讀是為寔國衆蘇代日自起是故用兵高注是實也故此以是解寔曰是人來也○注猶日至之辭○繁露王杯云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蓋是人來者略之之辭若曰是一人來耳其何等人則不錄也春秋重詳略之旨故詳言之者多美文其惡者則略辭也

孰謂謂州公也 注 以上如曹書 疏 注以上如曹書○與上注為六年化我張本義相承

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 注 據葵丘之盟日 疏 注據葵丘盟日○見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是也舊疏云桓公羸於慢人而書曰危之本得慢州公非撥逆之道是以據而難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還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疏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書化通諸侯不以過相朝郎此注之過魯不朝也范云畫是相過去朝遠非非了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辨爲化聲叔無禮故相辨也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郎慢易之意行過不以賓主正禮也讀書叢錄云化我郎上文過我過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畫我其音義正同按何氏所云無禮者謂無禮儀耳謂無假道入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酬酢之節願諸大夫之不爲此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虞也○儀禮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

將猶奉也仲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道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豫爲已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遇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皆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有虎迎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宄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聘如是諸侯載上者道禮無往不反非所謂賓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關旅恐掩人不備上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故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明當時多不如此故傳記爲美談也又宣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不假道之非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焉○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辭爾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

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然出于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仍奉涉左氏不復其國之意○注月者至責之○舊疏云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也春秋正辭云來不恒月決不王也非何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疏）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郕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為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郕差繆略云成穀梁作郕蓋郕之譌又與今本穀梁異洪氏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甯陽縣志曰舊日故城社今并太平為一社日太古社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次于成備齊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郛後為孟氏邑定十三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成公斂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成作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據麻八月無壬午七月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周禮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竝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兼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為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為簡徒大閱為簡車大蒐為簡車徒傳本各自為義故注本之而為此說若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强為分別而以簡徒為蒐簡車為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所載簡徒簡車簡車徒年數亦與何注同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昭十一年疏又兩

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備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撰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鄭注至冬大閱簡軍實蓋周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絀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因不徒習知其數已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

忽忘武備故尤危鉄（疏）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舉也傷忽略武備故重錄之爾雅釋詁希
寡鮮罕也注罕亦希也詩鄭風叔發罕忌禮記少儀罕見曰
謂名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孟子告子篇吾見亦罕矣皆謂
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
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
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
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
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禮疏云何氏
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
在曰穀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
教民習職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翔鳳過庭錄云
何以教焉習職事故樂蒐狩之期凡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
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
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穀梁傳三十三年傳
以其不教民職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勰新論閱
武篇引論語皆無以字後漢書傅燮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
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謂平
日忽略武備不教民戰一旦用之是棄之也晉書庾袞傳引
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注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
其年數者漢禮猶然經義述聞六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

徒卒正三年簡車蒐牧五殽大簡車徒說與何氏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亂進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前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說文門部閱具數於門中蒐取其一一具數之意蒐與搜通玉篇手部按閱也是按閱同義小爾雅廣詁云閱搜具也搜亦作廋見郊特牲釋文周禮廋人注云廋之言數與說文訓閱爲具數義亦合蓋蒐閱皆具數之義但事有小大故名各殊耳漢書刑法志又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亦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義也○注不地者常地○舊疏引賈逵注云簡車馬于廟也未知何意然否按授兵可於廟治兵不可於廟舊疏云蒐在郊內是也○注蒐例時○舊疏云昭八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是也○注此日至危錄○舊云以罕書又三年合大閱者惟見此則未循三年之制知桓公忽忘武備也故危之舊疏云例合書時而乃書日故以爲尤危錄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躍卒不書葬也〔疏〕注以躍卒至葬也○下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

佗不君而見絶宜去其子葬今躍不書葬知佗是陳君矣去
躍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
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
爲厲公厲公取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
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
誘厲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
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卽五父史記以佗殺五
父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此又
躍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既躍不書葬亦未
知何詭爲厲爲利均不可考佗爲桓公何人亦不可知陳君

則曷爲謂之陳佗〔注〕據殺蔡侯般不言蔡般〔疏〕注據殺至蔡般○卽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

絶也〔注〕絶者國當絶〔疏〕注絶者至當絶○通義云絶者
諸侯有罪當絶其世也佗本弑立絶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
當國者同號按閔當絶者亦謂佗不宜有國故曰國當絶陳
佗弑君公羊無文其皆絶者自如未傳外經說爲正列女傳
伯嬴曰諸侯外淫者絶用公羊義也包氏慎言誅絶例目云
春秋據二百四十二年已成之事以節例其所貶矣皆見未
正本濟以垂戒於方來者也譏貶誅絶四者作秋之科條也
譏貶輕而誅絶重而譏貶之中實寓誅絶任城何徵公注公
羊於二者分別尤審誅有三等曰譴讓曰刑戮曰磔棄絶有

四等同類罰曰奪上自覆嗣門誠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
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懟與弒父弒君者是也誣
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
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
昭穆爲淫祀者是也殺人者罪止其身春秋所書罪止其身
者鮮而罪及二世三世四世者多而皆統之於誅絕今就傳
文與何氏注梁据其曰分而銖之舉一反三自王公以下其
能免者無幾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
淫据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卽逆
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也

曷爲絕之〔注〕据戕鄫子不絕〔疏〕注据戕至不絕○宣十八年邾婁子戕鄫子于鄫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疏〕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包氏愼言云國君淫於外甘爲賤辱而不蓋甘爲賤辱者賤辱之徒也故絕奪其君位縈露王道云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淫之過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之義也惡乎淫〔注〕惡乎猶於何也〔疏〕注惡乎猶於何○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鄭注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所淫也莊十二年

爵僻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
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皆與於何義合故檀弓又
云吾惡乎哭諸言於何哭諸也論語里仁篇惡乎成名言於
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
爾雅廣訓云惡乎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
得之注惡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　淫于蔡蔡

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
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日不

書葬者從賤文〔疏〕淫于蔡唐石經諸大字本同鄂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作少誤史記田齊世家云厲公
佗者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
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既
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
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厲公之殺
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杞世家均
與公羊義合左傳以佗與厲公爲二無陳佗外淫事○注蔡
稱至辭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
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此書蔡人與彼同故注以爲從
討賊辭也人者衆辭明與使得討也通義云傳不衆弑君爲
重者其爲蔡人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

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賤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注猶律至之也○舊疏云猶言對子姦母也○注不日至賤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据正舊疏標起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弒例當書日即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葬即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疏九月無丁卯八月之二十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注以夫人言同非吾子疏史記魯世家云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云音莊本又作莊按東漢改莊爲嚴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注以夫至吾子○即莊元年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已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知爲莊公按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娶六年生同公疑同非已子故知是嫡長莊公以別於慶父之庶也何言乎子同生注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疏注据君至言生○君存稱世子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文魯世家莊公見

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生子斑明斑生亦在莊公卽位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始生時未必卽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

喜有正也〈注〉喜國有正嗣〈疏〉注喜國有正嗣○通義云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令貧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未見妾母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

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曰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

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具朝于廟以名徧告之疏

趙氏坦寶甓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于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沈子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毋生之前而冀悉具名耳按公羊氏五傳乃著竹帛此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即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諱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六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日辭也亦謂語辭也○注本所至有正○序疏引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明隱桓之毋皆非嫡妃尊卑也微致啟亂階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夫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云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尊其世所以起賤桓公蓋微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同賓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而篡弒故曰疾惡桓公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公即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曰

者喜錄之〇春秋詳略之旨曰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從日
錄也〇注禮生至日也〇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
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訓與爲數方至爲來已
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己過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
第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爲數生之明日與往爲
數死之前日也〇注禮世至告之〇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
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
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逢矢六射天地四
方注桑弧逢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
子生則朝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又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
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
注宰婦史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彼言大夫禮故
宰辯宰此記諸侯禮知當使大夫也說苑修文云弧之爲言
豫也告史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
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
敢食穀日不素殯於子兆所謂也白虎通姓名云三月名之
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自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
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
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

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實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
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
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
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會
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社稷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
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
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者
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綏之郊見於大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
六射上下四方則常有事天地四方也禮內則又云子生男
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郊特牲上使之射不能
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
而末能也禮記曾子問曰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偏告於
五祀山川注內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則君饒世子生不必
侯三月葬見殯則名故會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請
見殯也若已葬之後則亦三月乃名故會子問云如已葬見而
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
三月而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是也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注朝聘例時○隱十一年春滕侯
薛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及冬天王
使凡伯來聘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二月無己亥己亥爲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丘者也一統志咸丘在曹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爲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爲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疏〕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司馬注焚謂霹靂時燒火樹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也義皆相近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按樵疑燋之段借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釋文作焦云字又作燋則卽此燋之義說文作䨮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是燋樵通也〇注樵薪至樵之〇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㮚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本薪木因謂取薪爲樵詩白華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燋爲樵也〇注樵之齊人語〇管子七臣七主云火炅焚地燋草卽謂樵草也明嘗時有此語

樵之者何以火

攻也疏以火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亦謂之燋故禮少儀主者執燭抱燋謂未爇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即謂之燋處實互用也何言乎以火攻注據戰伐不道所用兵疏注據戰至用兵○謂經書戰伐不道所用何兵器也疾始以火攻也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詁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云冢宰與百官布分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紀履緰來逆女傳云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爲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

也

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疏〕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丘何也是亦以咸丘爲邾婁邑曷爲不繫乎邾婁〔注〕據邾鄑郚繫紀〔疏〕注據邾至繫紀○卽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是也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辟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據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咸丘爲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假實國也曷爲國之〔注〕據邾鄑郚不國〔疏〕注據邾至不國○若國郱鄑郚則不繫之紀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曰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以咸丘爲君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丘故通咸丘爲國藉實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貴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受臣辱主辱臣死君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許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寓衞朝市所處故重錄之拔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在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爲耳雖外邑亦如都也○注曰者至攻也○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卽隱七年秋公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穀伯國續漢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襄陽府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為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遲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穀之邑也據闕頹毀基塹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注淯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

皆何以名注據滕薛不名也疏注據滕薛不名○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

失地之君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郜皆失地之君曷為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按穀梁傳亦云其名何也失國也

其稱侯朝何注據以賤也疏注據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失地故賤之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眞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為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

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辟陋小國亦止以朝惡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為楚所滅無同好之救相又有弒賢兄之孫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即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據衛冀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

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為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祀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不世也〔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為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按此云貴者無後語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也與何氏本異〇注穀鄧至如初〇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寓公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爵

亡士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朝則其以朝言之
何也嘗以諸侯與之喪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範引此傳
待之以初解之禮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
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君命也又云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於
命婦之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獨妻得亂夫也又云君拜寄公
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
禮喪服寄公為所寓傳云言與民同也王氏士讓云按與民
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
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為寄
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鄒之君
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與儀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
載一說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為諸侯臣者為寢世去上不明
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為諸侯
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事臣也言不事
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按此自謂王朝
卿大夫爾禮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
大夫知王者之臣可臣諸侯矣○注所謂至不倫○論語泰
伯篇文釋文作不論云本又作論校勘記云按當依陸本作
論令本从人旁非周禮大司徒則民不論令本亦改倫按論
倫古今字說文無倫字鄒箋詩有之○注無後至云爾○禮
郊特牲云古者寓公不絕世祀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

不足尊也所謂不繼世於所奔之國不繼世即無後之義謂不立後耳惟妻得爬大故喪大記待寄公夫人與寄公同其子孫則受田而耕矣其實寄公之待國君亦與民同故寄公爲所萬之君齊衰三月與然人爲國君同服故彼傳言與民同也盅次宗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謂衆人同則即斥託衣食公家諸事矣祭氏德晉云鄉仲與與寄公爲衰世之禮非也再會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入百國而已則其間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内來舊矣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雖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迷昔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按失國之君蓄如狄人遏逐黎侯寫于衛之婦是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遂與民同而特刺此服俾守宗社者加一旦可降爲鄰國之庶人而慎乃有位也亦足示春秋垂戒之義戴氏坐論語注云穀鄧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王者當恩體故舊不以貴賤與也俞氏繼云何解雖本郊特牲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待之如初義不相承府非也令按無後謂失其國腓也識文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涵用故繼體君謂之后亦謂之後何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從者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號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畢并

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按傳義自謂貴者雖無後而待之固如初耳不必如俞氏所解○注下去至大惡○穀梁此及四年注皆云不下去秋冬二時背所未詳按桓公以火攻人君內大惡所傳聞世於內大惡諱故去二時以起義也○注不月至輕也○舊疏云朝例時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責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彼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朝惡人輕故也僖二十年夏郜子來朝傳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朝輕於奔故也然則此注因朝桓惡人故然解若其不然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也○注名者至世也○

舊疏云郜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皇淸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一終

子汝蒸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八年盡十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譏亟蓋以十二月已烝正月又烝爲亟也何注公羊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當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二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厤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月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疏）注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繁露四祭云故春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韭卵禮王制說庶人之禮云庶人春薦韭又云韭以卵祀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韭卵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焉爾繁露祭義云宗廟上

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
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
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非也春之所始生
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爾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
注祠之言食羣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
說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
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徵故祠名之取徵
義按說文引月分作祠可爲春日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
秋嘗者彼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
祭曰祠繁露四祭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
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又祭義
鄭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
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
因祠爲首祭故發義於此又祠嗣祠食皆疊韻爲訓也

夏曰礿

〔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疏〕

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礿
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
祭曰烝又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
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
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
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爲夏殷禮也說文示部礿夏
祭也釋文礿本又作禴同爾雅釋天夏祭曰礿周禮大宗伯
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礿○注薦尚

麥魚○王制云夏薦麥麥以魚繁露四祭云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又祭義云夏上尊實尊實麷也夏之所受初也十行本魚作苗又閩本監本毛本作魚校勘記云苗字誤當从魚穀梁注夏祭曰禴薦尚麥魚○注麥始至曰礿○閩本監本毛本脫麥字依宋本補正校勘記云穀梁疏引同今本無麥字者誤脫也段云此上礿字當作礿以礿訓礿同音詁訓拔也礿亦作禴爾雅郭注新菜可礿禮疏引孫注礿者新菜可礿曰虎通云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義皆同繁露祭義云夏約故曰礿貴所初礿也

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疏〕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周禮大宗伯云以嘗秋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篇並云秋曰嘗○注薦尚黍肫○王制云秋薦黍黍以豚繁露四祭云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祭義云秋上黍杭實杭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說文無肫字穀梁注亦云秋祭曰嘗薦尚黍肫釋文肫本又作豚爾雅釋獸注猶豚也釋文本又作肫或作豘詩閟宮傳毛炰豚也釋文字又作豘音書音義下豘亦豚字曹憲廣雅注世人作肫或作豘或作肫或作純並失之義皆通也○注嘗者至曰嘗○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禮疏引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此何先辭所本也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

行先嘗試之故曰嘗亦如飲食未能大歡先口嘗之亦曰嘗也禮記少儀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月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文通也是以說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惟月令以雛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云黍先熟者管子輕重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蓋黍之下種在稷粱之後其收也在稷粱之先故黍之播種也下小滿芒種夏小正曰五月種黍其收也在立秋白露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熟當作孰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烝眾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

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疏爾雅釋天云冬祭曰烝周禮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日烝○注薦何稻雁○王制云冬薦稻又云稻宜雁繁露四祭云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雁十行本鄂本作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鵝非謂鴈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鴈亦宜然穀梁注冬祭曰烝薦何稻鴈○注烝衆至曰烝○御覽引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所成者衆繁露祭義云畢熟故曰烝言衆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於進何氏本之薦生班祠也義皆通○注無牲至之薦○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義本此獨斷云薦考無於適殺之所祭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與禮九云嘗宗降亦云按舊與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成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
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
也注引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
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
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
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粢廟皆一朝之
間祭躬接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
有田者旣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
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然則鄭氏亦以羔豚而祭爲薦新之祭其高堂氏所
本與所謂無牲者亦非謂犧牲意謂不備三牲耳故月令以
彘嘗麥以犬嘗稻雖薦新亦用蔬犬諸品也故舊疏引中霤
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明亦用牲也其宗廟
之薦以新物爲主緣孝子感物思親不同常祭故繁薦四祭
云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
黍稷粢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其祭物齊成沐浴潔清致敬祀
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
讓亦始免於罪矣王制疏云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旣以
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
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冬薦稻是也大夫旣薦
以仲月而服虞注昭元年左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
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謂大夫士也若得祭

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其祭亦用孟
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
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義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
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公會
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將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書鄭禘
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獲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
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禘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
常月此爲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
一難以禮論也今按何氏下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取其見
新之月似何氏以爲與祭一時行之因時而祭朔爲新皆在
孟月也失禮故書月日以示譏說○注天子至再爲○禮記
王制云天子犆禴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禴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注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
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禴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
夏祭爲禴以禘爲殷祭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
則天子時祭四諸侯時祭三周制雖非祭后四朔然諸侯自
有朝天子禮亦宜廢一時祭故三祭也廟祭而薦故四祭者
因爲三祭者三爲也王制又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
無用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明薦或豕祭祭無不薦再
祭再薦降殺之差也鄭注又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
差彼疏意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此無地之士宜貶降故用

特豚不用成牲也大夫以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者祭用少牢則無地者爲則用羔也按鄭云以上則包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羔豚皆不得云牲故何氏云無牲而祭謂之爲也○注祭於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于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隋祭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按祭於室謂灌時及饋食禮也祭於堂謂朝踐禮也故郊特牲又云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爵盡敬心耳案內而堂外亦有幽明之別故也邪特牲又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祊彼疏云祊有二稱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祝于祊注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儐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云祊之下東方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云索祭于祊當是正祭之日矣禮記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注祊明日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皆博求之意也故下又云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云不

知神之所在是也尚者庶幾之辭尚曰求諸遠言於遠處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按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或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節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祼獻之禮自饋孰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祼神次薦腥次薦孰故周禮肆獻祼饋食分三節祼為一節獻為一節肆與饋食為一節大夫止肆饋食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也祭祀用食道褻近為殺用血腥法古為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為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按彼上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聲是陽是先求諸明也又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先灌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熊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但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質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為說殷不尚氣而尚聲未殺牲而先

動樂以求神以鬼神在天地間先用樂之音聲號呼祇神明開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注禮天至特豕○禮禮器云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據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太牢攄禮本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而祭謂之禮正也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則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大戴禮曾子天圓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天子之士亦少牢孔氏廣森補注云太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夫子舉以太牢祀以饋是則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天字之士祭如大夫則亦故儀禮少牢饋食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祀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祀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周禮牢大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知太牢三牲具少牢止羊豕也經義通閻云孔說非也天官注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特牲何

得尙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公羊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士特豕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太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不脫也曰饋食曰字亦衍蓋因上文而曰字衍也特豕饋食四字遠說按王說是也王氏引此注又解卿大夫曰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也是也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截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閒記皆各就所見筆門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畫一雖然聖人制禮則者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與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即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按萬氏不信賈疏分別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之說故如此議夫命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既殊則禮亦宜異何疑之有〇胡氏培翬儀禮正義反以萬說爲是儐矣〇注天子至索牛〇校勘記云據監本毛本同作據誤也

鄂本作握儀禮經傳通解穀梁疏引作握當據正閩本握字
剜改葢本作握後反握誤本改拔如是握字釋文宜為作音
知陸本亦作握字矣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
握賓客之角尺鄭注握謂長不出膚疏鄭注投壺禮云四指
曰扶扶即膚也此注止述宗廟禮故角宜握也諸侯降一等
故以天子待賓客者事宗廟故角尺者牛者禮記曲禮云大
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以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
之官又云儀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
三月稷牛唯具也大夫以下卑無滌養之儀祭時則求諸牲
但擇其中犧者耳九經古義云襄元年左氏傳萊人路夙沙
徧以索馬牛杜氏云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
猶索牛也拔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
少者犬豕不過十日則大夫索牛亦當
如天子諸侯之犬豕宜十日以上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亟也〔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
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疏〕義通
云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
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
隨事皆書穀梁云親迎恆事不志似與常事不書之言而失
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事事鑿求

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昏期喪紀亦未必隨事皆得也○注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爾雅釋言云屢暱亟也郭注亟亦數也是也○注屬十至烝也○舊疏云烝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烝但得常不背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旬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數不見故傳釋經兩烝統爲譏亟非再譏也知不然者果如孔義則春烝正爲得禮傳何爲譏之正月烝五月復烝傳於五月發譏亟之傳亦足以明矣何爲頻於正月得禮之祭譏云明十二月烝祭甫行今正月又烝五月復烝背爲亟祭故傳兩譏之傳自爲義也十二月烝常祭得禮故不見何必又設一卜不吉之法以遷就己說○注不異至之物○所薦毛本作所屬誤依十行本鄂本正舊疏云烝者冬祭名今宜易名而猶言烝故說之按春夏既不及冬物衆多蓄常時第取烝名與

亟則黷黷則不敬

〔注〕黷渫黷也

〔疏〕注黷渫黷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云黷媟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黷媟也太元元瑩吉凶交瀆注瀆泄也禮記表記云再三瀆注瀆之言

褻也廣雅釋言黷狎也禮記少儀埒瀆神注瀆謂數而不敬
昏與瀆黷義近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數煩
皆謂瀆黷之義也繁露祭義云尊天美意也敬宗廟大禮　君子
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
之祭也敬而不黷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故將祭宮室
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天
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
將失之濟濟乎孜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
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疏○注君子至敬享
云享猶祭也饗也君子緣生以事死故生則致其養死則致
其享也○注故將至百官○亦是祭義文今祭義繕作設鄭
注云脩設謂掃除及黝堊亦即繕義按作繕是也說文系部
繕補也詩鄭風箋云繕之言善也左傳僖十五年注繕治也
與脩義合彼文宮室既脩三語承孝子將祭文下下又云序
其禮樂備其百官備亦具也注百官助主人進之是也上答

子贛問亦有此二語注言祭事既備使百官既備使百官助己祭也○注散齊至三日○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即致齊也故祭統云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注定之者定其志義也又云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明祭也必大婦親之也舊疏云致齊者即鄭氏云致之言至致謂探也齋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盛服○亦祭義文坊本禮記脫盛服二字禮記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又中庸云齊明盛服盛服者祭統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之屬是也○注君牽至夫人○亦祭義文祭義酒作盎無親字鄭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熊氏說同皇氏疑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盎爲洗牲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宜為孔氏所駁也按鄭以為釋祭者以有司徹記上大夫儐尸禮云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爲非流醴與此君獻尸夫人薦豆合大夫儐尸即天子諸侯大夫之釋祭故也按正祭君亦齊牲時夫人設盎尊至君制祭獻尸後夫人酌盎以獻尸亦無不可故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

齊夫人薦豆亦序執盌在牽牲後祭義祭統皆稱舉君夫人之禮不必拘九獻之次故以爲正祭亦無妨何氏義當然也○注洞洞至失之○亦祭義文廣雅釋訓云洞洞屬屬敬也下又云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所以狀敬慎也卽嚴威儼恪之義也○注濟濟至之也○亦祭義文彼云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是何鄭所見本之異與云勿勿猶勉勉懃要之貌○注文王至至也○亦祭義文彼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孝子之至也爲注者語說苑修文云聖主將祭必絜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登惆惆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歸皆取法則焉

疏則怠怠則忘〔注〕怠懈〔疏〕祭義云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注忘與不敬遺禮莫大焉○注怠懈○鄭本作怠懈釋文作怠解國語晉語喜亂必怠章注怠懈也左傳文十五年云君弱不可以怠注怠懈也

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禮本下爲士制故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

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疏 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緬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注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注禮本至士制○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達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賓禮亦有士相見禮故儀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為士制其大夫以上蓋夏殷以後日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爽氏延華儀禮冠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大子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為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舊疏云卽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為卽曲禮下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為其遠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注茲此也○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漢書翟義傳作卜陳惟若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云茲此也○注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

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寒之謂謂
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
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者
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
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
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
是也○注祭必至月也○嘗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天子以下
至土祭以首時繁露四祭篇說祠礿嘗烝亦分屬正月四月
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
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裘
葛至美服○閩本監本毛本禦作御十行本鄂本作禦當據
收釋交作御玉篇衣部裘皮衣也說文艸部葛絺裕草也詩
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裕是裘葛爲衣之美者也故
詩詠熊羆是裘又云狐裘黃黃士冠陳設冬夏屢亦皮葛並
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
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之心與不
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
語爲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牲饋食注云士賤職褻時
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買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
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
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
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

故注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有公事不得及時祭時也孔子之不與祭蓋兼爲士爲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善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之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疏注家采至仲也○禮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年則八十五歲矣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詩不宜作在平王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按春秋之例上大夫稱伯仲之字五十之字也即隱元年祭伯隱九年南季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繫官氏且字上四年宰渠伯糾是也此家父中大夫例稱二十

之字而繫以宋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且字父者配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按孔本鄭氏爲說而以稱子者爲上大夫稱伯仲者爲中大夫故以此稱字者爲下大夫而以詩文證之則父子不應同字其宋邑則其世守不嫌於同故知爲宋地也穀梁范注亦以家爲氏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疏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然則穀梁亦以正月烝爲十二月烝春夏又再烝故上傳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何氏謂與上祀同爲亟蓋自冬至夏凡三烝也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

疏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注周之至象也○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媢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沃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即此注之沃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疏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

二子舊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
十七大夫爲内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
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
漢書注引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
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
皁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
昏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
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
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
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
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
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
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
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駮
無致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
王爲左右舉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
苑臣衛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
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
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注宋者至稱爵○舊疏云

即祭公周公是也若然祭公周公官爵適等而將九年公會
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
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
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恐不勝任故加宰仍非常稱
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
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與此是否一人不可考彼稱
伯猶爲上大夫此蓋居三公職也孔氏廣森
謂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 何以不稱使〔注〕
据宰周公稱使〔疏〕注据宰至稱使○傳三十年天王使宰周
公來聘是也舊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
婚禮不稱主人〔注〕時王者有母也〔疏〕注時王者有母○隱二
年傳云宋公使公孫壽
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
履繻來逆女同故莊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養廉遠恥故不
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八年云號公晉侯
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曰號晉鄭使之逆
明不稱主人也號晉鄭皆同姓天子
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主也 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
造也專事之辭〔疏〕書康王之誥序遂誥諸侯孔傳因事曰遂
儀禮燕禮遂卒爵注遂猶因也通義云生
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
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

璩易義云自無而有曰生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文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玉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故有專事之義祭公之來本爲成婚于紀來後遂紀似若造事故曰遂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注〕据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注据待至夫也○十行本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者是也引之者以證大夫不敢專事遂有專事之義故据以難

成使乎我也〔注〕以上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疏〕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見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禮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爲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與其得上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字者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

婦人父母雖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中父母之尊也○注以上伍十我○言若有事或朝或聘當書如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屬矣既言遂亦非如隱元年祭伯來之爲來奔矣故知爲遂成使於我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注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使逆之不復反命義亦同○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禮士昏禮懸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迎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爲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

來逆王后譏也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
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
則不可雖曰不稱王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
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子之母不
能成禮使魯爲媒可則往迎簡率之甚故書以示譏范云以
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
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
之義不親迎鄭駁從公羊此蓋兼譏王不親迎故謂其不重
妃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江氏永云不以禮
爲奔聘止妻而媵從之或買妾嬖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
與逆媵妾等也○注不言介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
不錄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辭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
年之齊侯鄭伯如紀矣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
成矣疏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即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
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
侯入國乃稱夫人薄案王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唯王者
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嫁
可以此經決之故穀梁傳云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後漢
桓懿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
亦取公穀爲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

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為王后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疏）上傳云其辭成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難之季姜者由紀言之之詞也○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為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為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正拜私朝或以為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為皇后至尊

父亦主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
欲令公朝者完拜加衆臣於私宮后於如子禮不知四者何
正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
之父母也天子尙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
履緰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
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盖義有所
見也女雖嫁爲鄭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省
此將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
京師史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
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人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
母宜從子禮邴原駮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
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
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
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
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
尊已成稱季姜從紀于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
公庭官僚之中分父獨拜逆言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
昔太上皇家令議于道不盡欲徵感之令太上皇揖尊卻行
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
道甯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達禮而無常
也又殷獻爲太常穆帝即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
宜進見之典禁設王虎之進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

平王者父無非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欲純臣則
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衞將軍
哀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
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
翼南仲謝尚議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
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云季姜恆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
尊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
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
傳之意似正體敵君者不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鄭彼
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
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
同公羊駁禮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
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鉤命決云不
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其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　京師
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疏注以季姜言歸○隱二年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季姜所歸故知爲天子所居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
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
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

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即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

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疏）白虎通京師云京師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大眾言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行經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按詩文王云祼將于京傳京大也方言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而部云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易彖傳曰師眾也故書堯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眾皆言于帝也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眾者莫過於水地上之眾者莫過於人京大師眾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眾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圻內千里象日月日月經交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故焉○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封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觀所不見聽所不聞朔夕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

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境內而後及外侯所謂自近始也○注郎春至國也○成十五年傳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此以春秋內魯喻京師也舊疏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卽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關與婚事明魯爲媒矣王者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卽不爲媒所經之國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其所經書之於經故傳以爲成使於我使我爲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疏）穀梁釋文射麋信本作亦

諸侯來曰朝（疏）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也彼傳亦云諸侯來曰朝舊疏云隱十一年解云爾故此弟子執而難之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注）據臣子一例當言聘（疏）注據臣至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十一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春秋有譏父老子

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賢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疏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唐石經鄂本十行本閩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注在齊至光也○襄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伐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為其驕蹇處于諸侯之上抑言同圍齊是也傳設為微詞者言二世子皆不免於譏耳○注時曹至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左傳二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蓋未誓於天子者以皮幣繼子男故賓以上卿禮焉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彼傳又云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為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

而戚憂必鬱爲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
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
處父位尤非竟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
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劉氏逢祿云評曰世子行
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于以命
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
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是其行
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
與之心○注傳見至之焉○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
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
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
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譏世子位序
諸侯之上明亦合譏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
世子無譏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
孝甚○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踐位與大夫同故決
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親嘗藥膳而忍
去左右假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後
世之爲人子者按射姑來朝親奉父命原非大惡春秋因其
可責而責之故書以惡其
不孝以位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正月無庚申庚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日

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魯恩錄之尤深（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月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通義云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于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讓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繼子男之禮謂是繼攝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譏之也春秋敬老者上四年書伯糾莊二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視他為深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疏）杜云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

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東有一丘高可數仞即桃丘也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安平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丘衞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爲其辭則不當言弗遇舊疏云經既書會作聚聚之名若言弗遇是未見之稱故執不知問公不見要也【注】時實桓公欲要見衞侯衞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通義云以弗遇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云若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廣雅釋詁云要約也啓桓約衛侯爲會衛侯不肯是魯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爲不遇之詞解詁箋云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者明魯公弗

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假會者衛非穀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子職云司馬弗正注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不也儀禮士昏禮又弗能及注古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即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中言傳義當屬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遇之詞諱文不見傳言公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丘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逆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於曆十二月書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構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讎也鄭貴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人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僖元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

也通義云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檀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若適國都不可言戰故弟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

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注）据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也（疏）注据齊至地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是偏戰不言戰也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即此亦近不舉地也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疏）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疏本圍作圍云圍讀如圍攻諸古本皆作圍字而舊解以圍爲圍按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

異此釋傳之近乎圍明雖非圍而實圍也通義云近幾也師都城幾幾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俞云疏所據本蓋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言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然則近何邵公本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圍則上文門來郎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其詞不幾複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譌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國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郎地近乎國也若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如作圍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字亦國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國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嫌預說也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十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通義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據十至敗績○郎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是也○注偏一至相詐○左傳閔二年云衣身之偏杜云偏半也呂覽士容篇則圭偏羣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

韋注偏傷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爲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詐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傷害意尤多故春秋惡之也內

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勠力拒之〔疏〕穀梁傳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范云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績○孟子盡心篇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已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是彼以敗爲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勠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勠力字多作勠十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勠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爲戰則即兼穀梁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一年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疏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据往文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稱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又僖九年晉侯佹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朔為王命所廢者異故惡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疏大事表云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高氏曰人但知長垣近衛鄭不能有因不取杜說而括地志逆以管城之祭為祭仲邑或又疑為周祭伯之采地鄭并之以封祭仲非也祭伯祭仲同見於隱元年至莊二十三年尚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列國錯壞甚多祭仲皆留取道於宋而彼執則留亦錯入宋境矣長垣之旁有楷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十里

祭仲者何鄭相也注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疏唐石經作鄭之相也

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校勘記云嚴氏杰云大司徒疏引亦無之字荀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與○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

何以不名賢也[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取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篡其君過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杜反以足爲字以仲爲名傎莫甚焉范亦爲杜說所誤

何賢乎祭仲[注]据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注据身至防難○身執君出事在下左氏家杜預等以爲祭仲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郎何氏所据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

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

其平實以無私

疏後漢書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厤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故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秤衡也稱郎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也○注喻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社君子至賢也○此公羊精義也逐君罪重存國功光重以存國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爲別權重也爲有據身說君出不能防難責仲者故決

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禮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即稱衡權爲錘衡之輕重視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錘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厤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厤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錘實故也

其爲知權奈何

古者鄭國處于留〔疏〕周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遂東周所內國在虢鄶之閒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攷之殆非也漢地志孟注留鄭邑

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
而葬諸斗城桓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
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
之留郎在此後還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
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號
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黻鄶二君懵於欲而窮於利貪鄭
伯區區之徂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
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為古莘國以是推之莘
為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
孥先寄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
偁賓與宋接壤而錯制為故祭仲將往省留塗出於宋為宋
所執亦勢所必全也向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
詩為息君夫人所作本客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
及邸中有麻三家鄶在鄭風按留子桑父子郎周王官大夫
治留邑者亦古者鄭關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為周莊王時
或亦劉歆等對說古文家言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為宋
鄭閒地矣公羊古義云桓公寄孥與賄於號鄶及十邑幽王
之亂西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號鄶十邑而居新鄭
則以留為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
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致而驟非之過矣讀書叢錄
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
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

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阮氏元鐘鼎欵識有留君簠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周人有留子埜留子國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爲一留君或是指東則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

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

疏 校勘記云鄶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鄶誤鄶按釋文鄶古外反此于通上于留皆當作於下同檜詩譜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鄶者處其地焉楚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詩疏引世本云會人即檜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鄶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鄶公者鄶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鄶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鄶語史伯曰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帑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氏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鄶公者桓公與取其國當武公時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當即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過鄭縣南鄶水從西

來注之屬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以克鄶爲鄭桓公事與說異

鄭而遷鄭焉注遷鄭都于鄶也疏注遷鄭都于鄶○詩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祝融氏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于虢釋文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閒爲鄶子按漢書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曰故虢國也虢在今滎陽杜預曰檜城在密縣東北鄭居鄶城故得有溱洧鄭語所謂主芣騩而食溱洧是也鄭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制本虢邑後并爲鄭有新鄭與滎陽密縣接壤知皆虢鄶舊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然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此云遷鄭都於鄶者謂遷都於鄶地耳非必於鄶都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詩疏引服注鄶城古鄶國之墟杜注鄶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榮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矣若然鄶譜謂在祝融之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者蓋二都相去不遠鄶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地而鄭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

侈貪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之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𩡧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還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者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及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虢檜地爲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滎陽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氾水縣東十里弁滎陽滎澤皆其地檜卽管叔鮮之故封左傳有檜城管城檜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西都之地畫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內及弁十邑地及圻外鑾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待潛夫論會在河伊之閒具君驕食嘗儉減爵損蘇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褻閱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鄶之君非外傳鄶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

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

而野留【注】野鄙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疏】注野鄙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都鄙鄭注鄙所居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野作鄙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彼疏云野鄙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鄙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按呂覽遇合篇爲野音而反善之高注野鄙也說文里部野郊外也詩魯頌駉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縣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之稱鄙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廣韻鄙邊鄙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杜云鄙鄭邊邑淮南子詮言訓大夫始于都者常大于鄙鄙與都對言都爲國君所居鄙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鄶地故以留爲邊邑焉通義云留謂東都所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也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賄於郭叔鄶仲之國鄶仲愈侈食邑項同姓女叔妘爲夫人武公因緣寄孥故得通虢國鄙言鄙之亡由叔段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乎王東遷武

公爲卿士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郭鄶并取鄢蔽等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鄶猶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鄶按孔氏亦說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鄶夫人取其國而遷鄶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被執則不致成突忽之篡亂故著以爲戒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疏注宋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注突宋外甥○鄭世家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史記注引賈逵云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之子曰甥其實宋鄭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鄭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

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强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
本弒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
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疏】注祭仲至弱甚○下十五
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
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
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
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凡夫之出耳故不復
録忽爲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
其言必爲宋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
不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
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弒君見上二年左傳亦執厲
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
爲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爲大也
從其言則君
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疏】通義云祭仲存則不
使宋得殺忽入鄭
少遼緩
之【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
臣下遂假緩之【疏】通義云遼遠也按說文辵部遼遠也楚辭
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注遼猶緩之謂

覺之時日月遠緩之也注云遠假緩之者假與遐通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遐是也遐亦有遠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三年左傳云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則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龍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下事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疏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顨軒公羊通義云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之何突之隊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也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

是不可得則病

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

疏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己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
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
則以爲大恥盖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
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
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
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
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盖
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
有鄭國注己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
於國之亡疏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
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
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
出突雖逆緩能保有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
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
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
猶愈至之亡○猶閩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鄂本正疏亦云
猶愈於國
之亡也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

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疏）繁露竹林云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舊疏引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啟篡弒之路解云權之所設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篇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事有緩急理有輕重君臣之義人之大紀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緩就急舍輕全重所以為權也○注古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閩本監本毛本改太甲非後各本作后依鄂本正舊疏云出書序也按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權者伊尹伊尹廢君孔不韙之名卒以存殷與祭仲之逐君存鄭其行權正相類也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

孟子離婁篇趙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即董子所謂前枉後義謂之中權是也後漢書荀衍傳枉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可與立經也可與權則反於經而有善也通義云其始為之若反平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語實始於此其後相背成說著為師傳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又云淮南子曰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

未可與權夫惟以狎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蒯聵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今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其事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施至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烝彝鼎注施猶著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注〕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疏〕注身蒙至是也○鹽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蒙逐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注〕己納突不害忽是也〔疏〕注己納至是也○里克納惠公弑奚齊卓

子甯喜納獻公弑其君剽之屬皆害人者也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務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疏〕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鄭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馮衍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保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蓋祭仲死則徒死無救於忽與鄭苟免求生乃能生忽存鄭非徒殺人自生亡人自存者比也包氏愼言云祭仲之事公羊言之矣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省留爲宋人所執非有辱國之罪仲不宜死宋

執仲而脅仲以廢立仲宜效死然宋人於鄭忽又弱未內無所倚仲死而無解於鄭之亡無救於忽之死故當蒙不韙之名順宋而挈突以歸突歸忽出而忽猶可以生突畀於仲仲能立之亦能廢之則忽可以故反忽之得歸而反正仲之紓爲之也子挾父髮之當誅父溺而子挾其髮俄頃之變存亡繫乃避誅而附父於死非子也仲之出其子挾父髮之說也君子無誅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人曰可則足以爲凡也處危急者法後也遇祭仲之變者能如祭仲之所爲則生不能如祭仲之所爲則死聚人豈懼以許人哉身之存亡不足繫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蜀漢要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而敗君子悲焉通義云儀之所設良以事行歧趨道或兩崇利害貴於審處權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扆踐阼蹈偪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宗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巽也易所謂巽以行權也然而嫂不溺不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中則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己存己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者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詞從宋以生忽存鄭爲

近於知權耳仲後遂逃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弒子壹子
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醇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
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
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
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爲
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恆書
名獨祭仲書字均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
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文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
子之蓋善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
其下吳夭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節
之中隨宜喪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棱其後事仍自無取正
齊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閡義按孔包所論中
明對切傳之所以反覆道此者詭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已非
徒然也○注宋不至執也○十行本立作之閩本監本毛本
同謨也依鄧本正傳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
執者非伯討也此不稱爵故知非伯討稱立篡當誅故也舊
疏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
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服注云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
嫡立庶○注祭仲至留耳○舊疏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
行人樂祁犂之屬稱行人也○注執例至出奔○即祁犂書
秋是也此書
月故所之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注〉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疏〉注據忽至名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 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疏〉注挈猶提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之使持之也持跱也跱之於手中也禮記王制云班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多連文爲訓突之入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國閩本監本毛本作入常依鄂本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爲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即繫祭仲言于鄭是

也言似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篡之○毛本篡誤奪欵鄭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祭仲從宋入出忽立突意也

其言歸何〈注〉據小白言入〈疏〉注據小白言入○即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突以庶篡適宜書入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即公羊挈乎祭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據宋子既葬稱子〈疏〉注據宋至稱子○僖九年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葵丘是宋公稱子在未葬前此云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故從既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據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
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
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
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
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
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
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
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
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
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
由中也（疏）注春秋至從子〇此道春秋制也繁露三代改制
云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

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
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
人故三等也又云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
作新王之事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史記三王世家云昔
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說苑修文云
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
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然則春秋當新王故以殷變周也
又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亡也拔春秋繼周
一質一文故故周文從殷質論語爲政篇所謂其或繼周者
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本伯爵稱
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亦異宋衛公侯故稱子亦降
也○注來狄至是也○文十二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
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作秋從殷改周殷夷狄之君亦稱伯
書序云巢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知殷之稱伯與春秋
書子一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衛
七等以進退至字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
故也○注忍稱至名也○闕本監本乇本存狄作諸侯依鄂
本正祿鄭爵本伯忍降稱子與稱爵無異故降而稱名貶於
成君所以別嫌也過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奄稱子者祿字子
之心不忍濟君位亦自貶損從小國雖也鄰伯爵乃與子男

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滕莒邾婁等國亦
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踰
年之逹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族者陳恒公之卒莒子密州
之弑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于者
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
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
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
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
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注名者尸柩尚存猶
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
後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
既葬稱子同彼宋公貴未葬也曲禮疏几諸侯在喪之稱公
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
卒是也踰年稱君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公即
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文九年傳諸侯於
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其
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云稱世子者不與楚之滅
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
君舍舍爲君成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
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先君既葬而倘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詞無所

貶何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相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于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此皆公羊之義也○注此非至行也○君子不奪人之親禮記曾子問文春秋書名多在貶絕科上六年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外淫也下十六年傳衛侯卿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彼皆以罪貶此與彼異故解之君薨有降稱名之義故使不離子行也○注王者至質也○脩蔽云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者已下至反之於質皆出於樂說文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爲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爲其賞罰用爵祿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鄭注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政教有衰失故改質文以救之惟夏文殷質周文殷當親親周與夏當尊尊也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敝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篇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文遂注引元命包云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禮記疏引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白虎通又云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若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鹽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敬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說苑修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故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皆為承衰救亂救人之失也三代所尚忠敬文為三發皆不外乎質文質文之道本乎天地施之於人不外尊親而已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侯陽親親而多仁僕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

節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是則天道親親而質省地道尊尊而文頻義也禮記表記又云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多仁樸其失親親而不尊名義節其失尊尊而不親也亦即周而復始窮則反本義也○注質家至行也○舊疏云皆春秋說文白虎通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故含文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故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宋注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漢書王莽傳尚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又袁森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三等定爵也莽傳謂無其文者春秋爲後世制法故第有其說也○注合三至中也○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書公侯伯也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也接鄭意以諸侯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異析內之君謂之子白虎通爵篇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何書曰侯甸任衞

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或從子貫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何氏所本也圻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圻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杜云折地闕釋文折一本作析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蔡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疏）注以俠卒也○隱九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

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也其僑如遂豹等之不書氏當交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上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違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語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又大政云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肯得改也僞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闕本毛本作蔡下有侯字鄧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愼言云失爵稱字謂絕奪其爵也陳佗事見上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字不若子卿字不若爵意也

公會宋公于夫童

疏 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郕地穀梁虞氏本作夫童音鐘水經淇水篇無棣溝

又東南逕高成縣南與枝瀆合瀆上承無棣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千鍾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釋文夫童下音鍾沈氏欽韓云今兖州府汶上縣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疏 杜云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闞城在兖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大事表云魯先公墓所在自隱桓以下皆葬此今兖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闞亭其地高阜六七郎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郎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諸又北逕闞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闞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闞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 疏 左氏紀侯作杞侯毆蛇作曲池杜云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有曲水池亭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峪河在兖州府曲

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洙水其谿澗險隘郎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獨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汲冢書作毆蛇上聲則區羽反去聲則區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按毆从區聲古區曲同部字得相段借蛇从它聲池从也聲亦同部相段借也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虖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惡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即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月書丁亥據厤壬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疏〕杜云燕人南燕大夫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彼疏引世本云燕國姞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附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按燕有二一爲北燕召公奭後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燕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爲北燕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据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

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爲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衞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燕與衞伐周則鄭何以獨伐衞而不伐衞平按左傳亦未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款出奔齊彼旣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者或南燕與穀丘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何讀之丘杜注即穀丘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枝穀郎句瀆之合聲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紀要又云穀丘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二盟于穀丘是也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南二十里按商丘之穀丘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盟似在曹州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賤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疏）○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即躍與史記乖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

務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郎佗而出完世
家又無羅一代此注以羅郎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
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
全葬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出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
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
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隱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諡於
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
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
羅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羅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繇從託
始肯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側之可見也知不
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
衞人殺州可不同晉夷皋見弒於趙盾黑臀立不討賊與閱
於弒可知故削其葬以見之義羅爲佗子亦不得責之以冀陳
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責羅以不討賊蓋陳
佗外淫當絕歸當從誅君之子不立之
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于郯疏二傳郯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郯與空音
之通轉猶乖離之作睢獄也按郯與空古音通是也虛有空
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一統志衞輝府延津縣東南
有故虛城按蘇代云決宿胥之口則魏無虛頓丘頓丘爲今
大名清豐縣地宿胥爲今濬縣地則謂在睢州境者亦通得

會宋公在宋境爲宜穀
梁注處鄭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杜云龜宋地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
當作龜按魯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
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十一月而書丙戌十一月無丙戌十二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
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
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
陽縣接界一統志武父城
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
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疏）注不蒙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稱日
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
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著丙戌爲盟日
者著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
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貜且卒不再日者接
薔有弗克納文則貜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
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

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上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貜且之卒范荅薄氏云異於日食之下可知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鄙賊與鄭同義（疏）穀梁傳曰非與所與伐戰也注非責彼疏引鄭箴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與魯言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郎以戰于宋為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及敗故以戰于宋為敗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為

爲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說例戰伐兩舉特忠學者疑戰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戰焉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據厤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郎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勠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舊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疏〕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慎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厤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經經誤皆於厤不合禮記疏引服虔云時衞先君未葬而稱侯者譏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衞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

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宜未葬而稱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據鞌之戰先書日〔疏〕注據鞌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及齊侯戰于鞌是也

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柰閩本監本毛本作奈非春秋例戰伐會盟書日皆在主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周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明之○說苑尚理云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又云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明紀得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

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公敗宋師于菅〔疏〕注據公至于菅○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則偏詐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辨之

從外也〔注〕從外諸

侯相與戰例疏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詐戰曰某敗某師
于某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
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
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
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曷
為從外注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注據戰至敗績○舊疏云即上十二年也
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
經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為難特
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當至言戰
○上戰于宋不專特鄭勝敗魯亦蒙之故仍從內錄此專特
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觀德云魯桓即位十
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
魯不得遏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按遏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
紀鄭之義合也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句○舊疏云即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按
因下傳據郎為難故云據在下
何不然宜云據郎之戰書地近也惡乎近近乎闈疏通義云董
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
門故言近乎闈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瀕從外

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經義述聞云傳凡自魯言者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魯戰龍門者公羊之說非穀梁說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戰無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爲己字之誤謂在魯龍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郵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緯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穀梁云於已二義正同若是作紀則即書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似俱無不可

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郎雖近猶何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積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衆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稱師者重敗

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則見我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疏〕
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
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
乎圍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
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親至地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
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
感精符云強樂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宋注龍門鄭地名
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
之下涉血相衂涉血喋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廩災
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
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搆怨連禍三世
不安○注績功至坐也○閩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
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爾雅釋詁績功也詩文王有聲維
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
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
曰多以數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
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
爲事也公功古字通皋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
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協
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
語國無敗績車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

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邪引設
都于王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
積聚師衆以積說績疊韻爲訓也當坐者繫路○竹林云戰攻
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故也○注燕戰至
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不言敗
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傳即
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衞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
得成列爲師也穀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繁露竹林
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注言
及至之文○明見我者爲主鄂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
誤代校勘記云者字當衍蓋我誤爲代妳衍者字矣隱元年
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爲主明敗
勝皆當坐
譽重也

三月葬衞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衞弱於齊宋不從
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
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猶
也衞惡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
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
危齊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
危衞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解衞

宣之葬葬得正爲得眾與何義異左氏家杜氏穀梁家徐邈
皆責衞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侯禮接鄰
國也禮記疏引
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爲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民悲哀之所致（疏）注爲龍至所致○龍
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
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
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
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盛
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
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按此與
及宋人盟
于宿同

無冰（疏）鄭本冰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疏〕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征其咎當寒而日奧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後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之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按如傳文自爲魯記異異者先事而至者董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服堅於是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須故以無言之見人事曰之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

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從盟可知從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

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通義云本當言夏五

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介桓盟皆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卽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開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為王義孔云當言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僅書時已見似何義亦尙未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作月者非杜云闕文范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穀梁作御釋文云本亦作禦楊疏本卽作禦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漢書閩粵傳卽作語兒侯卽今之嘉興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〇注來盟至重也〇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父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
注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〇注
內不至可知〇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內曰來盟
內大夫莅盟矣〇注莅盟至皆時〇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是莅盟時也宣七年春衞
侯使孫良父來盟是來盟時也外而來內曰來盟內而往外
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彼注云
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
信詞也盖來盟莅盟與離參者異故皆與信辭〇注時者至
天下〇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主下
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證此本作王此戛五應是夏
五月之尊文何氏以爲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
此有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
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壬申乙亥八月無
壬申乙亥九月之十六日與十九日八
月爲夏正六月非嘗之時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嘗也
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嘗非責其不時責其
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則公羊經
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合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

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疏】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蓋黍名神倉魯名御廩內爲藏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天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鄭春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曰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其齍盛鄭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桓六年左傳云粢盛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穀梁范注云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齍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舂人云其其齍盛之米注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粢稷也稷爲穀長以統眾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

粢皆定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齍盛若舂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齍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饎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齍注受饎人之盛以入然則齍盛可互稱也何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齍用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齍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齍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齍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齍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从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齍要之齍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齍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注委積也○爾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蓋凡積聚之物皆可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粢盛委之所藏謂粢盛委積之所藏委即粢盛非必粢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荀子大略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内以爲御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

也按詩六月傳御進也廣韻御侍也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廩者至穀名○舊疏云謂廩之言藻之義故也按澡與澡通詩采蘋箋云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尙柔順自潔淸是也或澡即澡之誤澡有治義禮喪服澡麻帶鄭注澡者治去莩垢故廣雅釋詁澡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展轉爲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服虔倉廩注穀所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垣窌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文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爲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廯也孫炎注廯藏穀絜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糳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粢盛之委何師入之廩人共之舂人舂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饎人炊之爲之即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饎人誤也○注禮天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君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禮天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長祭義無此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

爲醴酪粢盛於　乎取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誠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供郊廟之服又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蠶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籍謂蹈籍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曾子問蓋皆逸禮文祭統所記蓋周制逸禮所記或異代禮也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夫人故降爲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嘗祭而災故言明行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

觀者婦事以勸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義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繫義所云卜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又云蠶事既登分繭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周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是周制蠶于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

疏舊疏云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觀問上粢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曰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

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按董說與何注合以災爲後事而至者故也向說較切盡穀梁家先師說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疏）注譏新至嘗之○左傳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按致齊三日乙亥嘗壬申爲致齊之初日御廩郎災而猶嘗故書不譏也

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疏）通義云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尚也如孔義則猶作尚解亦通○注難曰至嘗乎○何以此爲設難語下爲答語也猶即無猶若詩無念爲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無猶嘗乎言廢嘗也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疏）注當廢至災也○傳云不如勿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八

月當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祭何休之論篤矣左
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言夫人始其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
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
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晉書禮志蔡謨議曰桓公壬申
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而已故廢
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
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
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
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
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
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甸當依釋文一本作兼旬十
日爲旬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
旬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三四日言用
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舂是兼
旬之事兼甸義難通自不如作兼旬爲得也或係人涉上甸粟
誤蓋甸師供所入之粟夫人舂之三宮擇之故有兼旬之事
焉穆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
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
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
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
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

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旣災之後儆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歆謂棄法度無禮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議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奉宗廟祭祀可謂深切著明矣按何氏謂廢一時祭正傳不如勿嘗義亦未爲不得公羊旨也杜氏謬解已爲衞冀隆所難見左氏疏○注知不至嘗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在者下誤今正舊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按如包氏推厤定在九月則非不時矣通義云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祿人埽除雍人溉概職人省閑廩人其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旣肅旣戒而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

按何氏以爲本不當嘗嘗則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據厤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所謂過時而日也若卒在十二月則適當五月之時經不應書日矣

宋人以齊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
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
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悖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
四國見輕重〈疏〉左氏穀梁蔡在衞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
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爲踐土之盟衞成
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
在衞上伯子以國大小序之也子魚所言盟載之次此經左
氏穀梁蔡在衞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以者
詩載芟云侯彊侯以箋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僖二十
六年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即怨乎不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
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
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
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爲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
○注以已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
人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
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一
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
師伐宋丁未戰丁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

賂焉十三年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十二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責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會再三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意爾爲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爾按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亦罪宋之意○注宋恃至輕重○穀梁又云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云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春秋說云四國不恤其民助宋伐鄭則四國亦不得從末減焉按宋齊衛蔡陳皆君也春秋皆人之是與宋同罪非有輕重而宋爲首惡故加以以罪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三終

子汝蕃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